

米芾批评颜真卿楷书之辨析

王建国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在《海岳名言》中，米芾因不喜颜真卿楷书而尖酸刻薄地将其贬为“俗品”。如此诋毁颜楷着实对后世者产生巨大影响。通过分析颜真卿早期楷书状况，探讨米芾不喜颜真卿楷书成因及批评中“俗品”内涵，本文认为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米芾对颜真卿楷书的批评，绝不能因他的一句话而盲目地否定颜真卿楷书。

【关键词】颜真卿；楷书；碑刻；俗品

颜真卿是书法史上与王羲之比肩的大家，千百年来一直是书法界学习和研究的热点人物。在他的传世著作中，尤以楷书居多，有“颜体”之誉，与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一起被称为“楷书四大家”，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然而米芾却在《海岳名言》说：“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对颜真卿楷书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究竟是米芾一家之言还是代表了北宋主流书家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的。

一、颜真卿早岁楷书

(一) 达到以书取士标准，说明颜真卿早岁楷法道美

唐代科举考试和官吏铨选明确规定书法是取士的标准之一。据《新唐书·选举制下》记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优长。”^[1]楷法道美虽没有标准，但想要考取功名是必须得把楷书写好。宋人马永卿《嫩真子》中说：“唐人字画，见于经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2]“以书取士”作为一种制度来推行，对当时楷书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读书人中掀起一股“学楷热潮”，颜真卿早岁亦受到“学楷热潮”的影响，潜心楷书研习。《颜鲁公行状》记载：“年弱冠，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教书郎。天宝元年秋，扶风郡太守崔琇举博文辞秀逸。玄宗御行政楼，策试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醴泉县尉。”^[3]从上文记载看，颜真卿及第并通过铨选，这可以说明他的楷书是达到以书取士的标准，是符合当时楷书审美要求的，虽不能说明其楷书达到何等精妙、道美、高古，但绝对不俗。

(二) 应制书作，说明颜真卿早岁楷书被认可

徐峤(687-742)为一代名士，祖孙三代为中书舍

人，在当时被世人传为佳话。徐峤的夫人王琳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他亲自为亡妻撰写墓志。唐代，因对碑刻书法艺术性非常重视，所以聘请书法名家书丹也是当时的风气。顺应时风，徐峤身为一代名士想必也会请书法名家正书夫人志。盛唐时书法名家如云，但颜真卿当时的楷书地位和影响，在唐代文献中不见有一丝的相关记录。徐峤为何要请颜真卿正书？从徐峤和颜真卿二人的职务看：徐峤时衔润州刺史江南东道探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元县开国公，而颜真卿当时的职务是朝散郎前行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显然，徐峤当时的权力、地位等都优于颜真卿。他要想请比颜真卿更优秀的书法名家应该不难。据朱关田先生考证，颜真卿与徐峤是群从兄弟。即便有这层关系，若颜真卿的楷书平庸无奇，想必徐峤也不会请他正书夫人志吧。再有，从颜真卿《唐故赵郡王太原王氏墓志铭》的时间看，是开元二十九年，颜真卿三十三岁。三年前(738)，其母殷夫人去世，颜真卿依礼守丧三年。所以，开元二十九年(741)正值他为母亲殷氏守丧三年期满时。按常理，守丧三年，特别是唐代守丧制度全面法律化时期，颜真卿是无心于翰墨，难以做到笔耕不辍、倍加工学临写，其书艺荒废，手下无字都很有可能。综上，这唯一能说明的就是颜真卿当时的楷书基础扎实稳固，水平已得到世人认可，非一般书法名家所能企及的。

(三) 师从张旭，说明颜真卿早岁楷书走的是正道

又据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表明他早岁(公元743年)师从张旭，文云：“开士怀素……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恣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精法祥，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4]据此可知，张旭对颜真卿早年的书法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楷精法祥”的魅力更是深深地吸引着颜真卿。张旭以草书名世，被后人尊称为“草圣”，那为何张旭的楷书会引起颜真卿格外的关注？看下面的两段文字，便可知晓。苏轼《论书》云：“书法备于正书，

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5]刘熙载《艺概》云：“张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东坡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论者以为知言。然学张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挟狂怪之意。岂知草固出于其真，而长史之真何如哉？山谷言：‘京、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审此而长史之真出矣。”^[6]由此看来，学书要先工楷书，楷书是基础。这也是众书家的共识。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言论张旭的草书，殊不知，张旭的草书之所以能有如此造诣，想必是与他扎实的楷书基础分不开的。虽不能齐于古人，但非后人所及，后人对《郎官石柱记》的倍加赞许便是佐证。所以，颜真卿关注、心仪张旭的楷书也是必然。可以想见，颜真卿在书法上能得到张旭的口传手授，再加上家学渊源，他早岁楷书造诣可见一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明颜真卿早岁楷书走的是一条正道，是被世人所认可的，他年轻时就是楷书名家了。从他早期的楷书作品《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多宝塔》等在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也可说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楷书大家。

二、颜真卿楷书被批，剖析批评中“入俗”论原因及“俗品”内涵

（一）石刻失真，俗化颜真卿楷书

朱履贞《书学捷要》：“前人评书，亦有偏徇失实、褒贬不公处。”^[7]可见，米芾将颜真卿楷书评为“俗品”未必完全允当，或是一家之言，以偏概全，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颜真卿传世楷书多是碑刻，碑刻虽多，但每碑风格如人之面，无有同者。那米芾说颜真卿的楷书是“俗品”，是不是另有所指？米芾《海岳名言》：“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8]学习书法首选是墨迹本，因石刻已非书者本意了，属二度创作，即便刻工精佳也无法做到原貌再现，况且有些碑刻由于刻工低劣，更无趣可得。再者，碑刻多是立于地表，由于日久天长的风吹、日晒、雨淋难免会出现严重的破损，很多碑刻残缺不全，失真是必然的。

《海岳名言》载：“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9]可见，米芾是极力反对作书刻意安排的，“刻意安排”与他主张的“锋势全备，天真自然”大相径庭。我们回视一下颜楷碑刻，多是纵有行横有列的章法布局，千佛一面，皆刻意为之。从实用的角度看，似乎行得通；从艺术角度看，确有恶俗之嫌。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纵观历代传世楷书墨迹，其章法多是纵有行横无列，随手所如，皆得自然。仅从颜楷碑刻的章法看，的确丑化了颜楷。

《海岳名言》载：“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颜出于

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10]显然，米芾是见过颜真卿的楷书真迹，并对颜楷真迹是颇有研究，认为其楷书造诣不亚于行书，足可与行书比肩，真行绝妙。看来，米芾说颜真卿楷书是“俗品”，仅从字面理解是浅薄的。米芾不喜颜楷的原因之一应指其刻工拙劣、失真、丑化。

（二）学书路径改变，米芾不喜颜真卿楷书

如上文分析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来看米芾叙述自己学书的过程：

《群玉堂米帖》：“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11]

从引文可知，米芾学书是从颜真卿楷入手的。如果他不喜欢或不认可颜楷为什么又要去学？再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米元章书自得于天资，然自少至老，笔未尝停。”^[12]可想见，米芾这样聪明、勤奋的人，学习颜楷不是难事，一学就会。应该说米芾在颜楷上是下过功夫的，且深受影响。为什么如此肯定？请看下面这段引文，梁少膺《闲斋随笔》载：我们今天见到的“南明山”深受褚遂良、颜真卿影响，这样的榜书在他的楷书作品中几乎不见。“南明山”三字堪称为米芾楷书之典型，为后人所重。”^[13]由此看来，米芾楷书是注入颜楷血液的，是有颜楷遗传基因的，他怎么还可能大骂颜楷为俗品呢？不过，对于米芾的这段书论亦需区别对待，早年米芾有过学唐的经历，在听从苏轼的建议之后，另有新欢，方由唐入晋。在米芾以唐为法的时期，其实不太可能过于激烈的批评颜真卿的楷书的，而在师晋之后，由于晋之书风与唐迥异，由此，因米芾学书路径变化而导致对颜真卿楷书的激烈批评是极有可能的。而我们在研究米芾书论时亦当有此叙述时序上的考虑，不然，势必会造成偏颇。

从上文看，米芾批评颜真卿楷书有两个原因：一是对颜楷墨迹与石刻后，认为石刻失真，丑化了颜楷；二是学书路径的变化，不再喜欢颜楷。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三）米芾批评中“俗品”的内涵

历代书论中的“俗”字概念一般指作品格调低下，有时也涉及到书写者精神气质之俗。米芾论书中屡见“俗”字，如果我们弄清了其“俗”字内涵，便能更好地分析他批评颜真卿楷书“入俗”的真正意义所在。米芾论书中的“俗”与人品道德无关，他始终是以纯艺术的眼光对艺术家作品进行审视的。上文已经提及，米芾学书接受苏轼建议由唐入晋，自取法晋人后，便频频发出极力推崇晋人的言论。晋人书尚韵，而唐人书尚法，作品以韵胜则一片生机自然，以法胜则难免布置安排。然因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就是唐楷墨迹也无法完全摆脱法度的桎梏。又，米芾作书风樵阵马、振迅天真，全自其胸中流出，意足自足放笔一戏又能备晋人风韵。反

